



果实累累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果实累累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短篇小说集。

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的主题，塑造了谭大娘、魏爷爷、杜大伯等老一辈贫下中农以及钟志宏、小田等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茁壮成长的青少年形象。

本书适合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。

果 实 累 累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71,000字

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69 定价：0.32元

目 录

高山峻岭.....	谢 鲲 王飞沙 (1)
果实累累.....	刘心武 (43)
“黑枣”和“炸药包”的故事.....	刘心武 (78)
不平静的胶林.....	安 定 (116)

高山峻岭

谢 鲲 王飞沙

一个人，大约六、七岁开始记事罢。当他长大回顾往事的时候，幼年时代的事往往连影子也没有了；刚记事那些年代的记忆也往往只是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。然而，这些片断，由于某种事情重新回忆起来的时候，却是那样强烈地激荡着人们的心。

前不久，我接到区委交给的一项任务：带一批知识青年到北方一个山乡去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临行前，我同他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，告别这座哺育他们成长的城市。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一个精神抖擞、名叫苏李的年轻人，闪着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说：

“这儿，是我最早记事的地方。那时，我刚七

岁，妈妈领着我，在这杆红旗下还照过一张相呢！”

随着他的话音，年轻人纷纷谈起他们童年的时候，头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情景。从他们那些严肃的神情和热烈的谈吐中，可以知道，他们是十分珍惜自己在红旗下长大的一切经历的！从天安门广场出发，在壮丽堂皇的北京站，我们乘上了那列向北方开去的火车。在车厢里，年轻人的情绪继续感染着我：他们最早的记忆是天安门，他们在红旗下长大，又从天安门广场出发。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，闪烁着多么明亮的光彩啊！

我也有最早的记忆和闪烁着光彩的童年。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。

岁月啊，就象奔流在高山峡谷中的河流。它象水一样流逝过去，然而河底无数大大小小的彩石却依然存在。这些彩石，恰似我的记忆，由于岁月的冲刷而变得愈加美丽和多彩，显得更加珍贵了。

听着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，想着我们即将到达的那个我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，我又重新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。在我的心里，重新展现了最早的记忆的珍贵篇页——关于我娘和我的两个姐姐的故事片断。

过了中秋节，形势就紧张起来啦！

不过，当时我脑子里可还没有“形势”、“紧张”这些词儿。那时候，一九四六年，我刚七岁。我只知道，我们离开了一座城市，整天走啊走啊，一会儿走山路，一会儿又走平地。记不清走了多少天，也记不清都在哪个村子宿过营。说我们完全是在走路，也不对。因为我们这些保育院的孩子行军，有时是坐“号”来的大车；有时是被阿姨们拴在马背上；在既找不到马，也找不到大车的时候，只好由警卫员叔叔背着我们走。一个警卫员能背几个孩子呢？高大健壮的江维叔叔，那年十九岁，他能背上一个大孩子，怀里抱个小孩子，手里还要领着一个！此外，他身上还要挎着沉甸甸的挎包、弹匣和一杆二十响的大镜面盒子。警卫员叔叔只有两个，孩子却有一大群，怎么背得过来？每当这时候，我们就迈开两脚走路……。当时，我就知道这些。至于“形势”，在开头行军的时候，我的确不知道，那是听贺大星说的。

贺大星那年九岁，比我们谁都懂事。她是个又瘦又长的细高挑儿，深深凹陷的眼窝里闪着一对机灵的

黑眼珠儿。听人家说，广东人都是这样儿的。她到北方没有半年，口音全变了。只有她那个爸爸，没她进步大，仍然说着一口我们这些孩子谁也不懂的广东官话。她爸爸是政治委员，是这里所有爸爸、妈妈、叔叔、阿姨的首长之一。他有一匹马，但他自己可从来不敢骑，行军时他那匹马驮着的麻袋里，装的全是书。你想，贺大星有这么一个爸爸，怎么会不知道“形势”呢！而且，她居然认识几百个字！只要见到墙上贴的标语、墙报、和咱们边区出版的日报，她都念。“大星姐，”有一次我指着那密密麻麻的小字儿问道，“你都认得下来吗？”她皱皱眉头说：“我只认得个大概意思。”我羡慕地望着她，心想：大星懂的事多，见闻广，所以，她当然了解“形势”！

听贺大星说，日本刚刚投降，全国人民还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蒋介石匪帮七月间就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，全面内战爆发了。在我们这个地区，敌强我弱，所以，咱们从中心城市转移出来，现在正在察（哈尔）绥（远）一带转来转去。开头，我们这些娃娃，跟机关、部队在一起行军；后来，在几个阿姨和警卫员叔叔的照应下，我们独立上路了。

行军的生活，对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孩子来说，是很有意思的。翻山的时候，我们这群孩子总是追逐

着，比赛着，看谁先登上山顶；有时为了摘一束野花，有的孩子掉队了，大伙儿就扭回头去，拍手笑着嚷道：“噢——掉队罗！我们冲在前头喽！”那掉队的孩子不甘落后，用小手抹了一下鼻子尖上的汗水，喊了声：“冲啊！”又三登两攀地跟上去了；过河的时候，我们卷起裤脚，试探着水的深浅，手拉着手，互相关照着，但是一看到清澈的水底那五光十色的鹅卵石，就禁不住撒开手，弯下腰去拣，于是，队伍又乱了。要不是江维叔叔好说歹说地劝我们快点走，真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哪。

无论是翻山，还是涉水，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我们的歌声。你听吧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在拂拂的微风中，贺大星用她那宏亮、欢快的嗓音唱道：

“我爱咱们解放区，
山红水清红旗丽；
解放区的军民哟，
不怕暴风雨，坚强无比！……”

歌声，回荡在山谷中、旷野里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大伙儿也都跟着唱起来。

那时，我们还不懂得领我们行军的叔叔阿姨正怎

样操心呢！但是，过了不久，连我们也听到了远方隆隆的炮声；头顶上时不时出现几架美制蒋机，这些万恶的飞贼对我们这支由孩子组成的行军队伍，也不肯放过，总要怪叫着俯冲下来打几梭子弹，或者丢几颗炸弹。还好，由于叔叔、阿姨的照顾，我们没有受到损失。后来，我们又听到了枪声。听说，我们预定要通过的道路上，发现了敌人！

形势，确实如贺大星所说的，紧张起来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们的眼睛望着江维叔叔。

阿姨们的眼睛望着江维叔叔。

江维叔叔沉着地说：“咱们是人民的军队。和人民群众在一起，世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这些孩子都分散在老乡家里，“坚壁”起来了。……

一个动作利落、神态从容的大婶，把篮子里的红枣、花生“哗啦”一下扣在炕桌上，接着又端来一大盘刚出锅的煮红薯，爽朗地说：“吃吧，吃吧。”贺大星和我不习惯地盘着双腿，坐在热炕头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挺新奇地盯着这位大婶——好象，那远方的枪炮声，在她来说已经十分平淡无奇了。我们又瞅着这堆好吃的，谁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拿。

“怎么？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客气！不吃，留给顽固军吃啊？”

我们还是不动弹。

大婶推了一把坐在炕沿儿上的江维叔叔：“别愣着，你这个大孩子，给我带个头儿！”又转身朝外间屋招呼了一声：“小星子，你也进来吃。”话音刚落，从外间屋闪进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，笑眯眯地上了炕，拣那大红枣儿、大花生，一把一把地往贺大星和我的怀里塞。完了，她又闪在一边，怪有意思地歪着脑袋，盯着贺大星和我，在她那笑眯眯的圆脸蛋上，流露出一种坦率、真诚的表情。大婶用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头：

“瞧你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认识认识吧，这是你姐姐跟哥哥。”屋里的人都笑了。

警卫员江维叔叔就是这样把大星和我，送到了高山峻岭之中的小山村这位大婶家里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俩要管这位大婶叫“娘”了。

“你们仨，打今儿个起，就是亲兄妹了。”

娘又是高兴，又是激动地对我们说了这句话。接着，她抚摸着贺大星的头，问：

“你叫啥名？几岁啦？”

“贺大星。九岁。”

“好，你是大姐，就叫个大星！也真巧了，这小胖

丫头，叫小星，七岁。姐妹俩都是‘星’，还对得上。”

说罢，她又转身问我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七岁。姓马……”

娘端详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好。就起个庄户人家的名儿，叫‘小马儿’吧！哦！你也七岁……算小星的哥哥，还是弟弟呢？”

这可难了，连江维叔叔也皱着眉头说：“说啥人家也不信，这俩孩子靠得太近啦！”娘一拍巴掌：“有了。他俩算一对双胞胎！你瞧，这模样儿还真象哩！”江维叔叔眉头也展开了，说：“还真象。”娘又让小星和我站在炕上比个儿，两人几乎一般高。这时，小星却蹦着脚嚷起来了：“俺高，俺是姐姐！”……

新的人物关系，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娘又告诉我们姓啥，还说，爹在我们不记事的时候就下关东了，“不管谁问，就这么说！”

安顿停当，江维叔叔告诉我们，他就留在附近村子里，会常来看望我们。娘说：“你放心去吧。等打垮了反动派，准保好好地把他俩送还给公家。”江维叔叔背上他的驳壳枪，给娘留下米票、柴票，走了。

这些柴米票是组织上为我和贺大星寄养在娘家里而留下的。娘可以在胜利的年代里，到咱们的政府领取为抚养我们而付出的粮食和现金。

国民党匪军占领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城镇。但暂时还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，所以，我们还过了一段蛮有意思的生活。小星是个精灵鬼，甭瞧她只有七岁，爬树摘枣，上房捉雀，她都会。这个村整个建在山腰上，全村没有巴掌大的平地，全是崖头、陡坎、斜坡，可小星在这上边跑来跑去，跟在平地上一样。说来也怪，小星这一套，没有多久，大星全学会了。唯有我还是个笨蛋！每逢看见我笨拙地爬树，我那两位姐姐就“嗤嗤”笑得弯了腰，惹得村里大人小孩都围着看，气得我爬了一半，跳下来，吼着：“笑啥？不爬了！”

“不爬了？”大星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，说：“不要怕失败嘛！娘不是说过，要咱俩变得跟山里孩子一模一样吗？”你瞧，不爬还不行，两个姐姐非要教我不可……

娘是个挺能干的人。种地打柴，洗衣烧饭，担水推磨，样样是她顶着。她还经常出远门（她挎的篮子里藏着一颗手榴弹，有一回我看见来着），经常在村里开会。虽说她这么忙，可还经常跟我们说笑话儿、谈天儿。她给我们讲地雷大王炸鬼子、儿童团员宁死不屈的故事，有时还指着夜空中挂着的象玉盘似的月亮，讲嫦娥奔月……。大星、小星见娘太忙，也叫上我干点活儿，喂鸡、拾柴火……。活儿干得虽少，娘却挺高

兴，总是说：“从小干点活儿，长大更硬实。”那段日子，我们一家四口，过得还真不错。唯一不好的是，大星老叫不惯“娘”，一张嘴就是“阿姨”！这也难怪，她那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妈妈，听说有四十五、六了，可咱们这娘还挺年轻，不过三十五岁！每听到大星叫“阿姨”，我就捅她一下，娘也笑着说：“这可不行。”大星闪闪她那机灵的眼珠，吐吐舌头，做个小鬼脸。

过大年，我们家包饺子吃。小星有个习惯，从不坐在屋里吃饭；总是端个大粗碗，蹲在外边的太阳地儿上，一边吃，一边看着眼前飘浮着白云的蓝天、飞过的鸟儿、望不见边的山。这习惯，大星和我也学会了。那天，娘给我们煮了头锅饺子，盛了两大碗，让大星和我先吃。

和往常一样，大星和我端了碗到门外去吃。我们俩津津有味地吃着白面肉馅饺子，喝着调着五香佐料的饺子汤。这个地区吃饺子的办法有点特别，饺子煮熟了，并不捞起，而是连汤一起盛出来，汤里也要滴上香油及其他调料，不知为什么这里把饺子汤称作“头脑”。我们俩吃了一半，小星端个碗也出来了，在离我们俩有一截距离的地方坐下了。大星的眼睛真尖，她悄声对我说：

“小马！你看小星的饺子，咋跟咱的不一样？又

黑又黄。”

“兴许是煮第二锅，汤变色了。”

“傻瓜，头锅‘头脑’都让咱俩喝啦！”大星跟我都挪了挪地方，在小星身旁坐下。大星说：“小星，你那饺子咋跟我们的不一样，给我们一个尝尝，行不？”小星忙捂住自己的碗，使劲摇着小脑袋，说：“不行不行。”大星拿手指头朝脸上刮了一下，逗她说：“没羞，小气包！”说着，迅速、灵巧地把自己碗里的一个饺子夹在小星碗里，又捎带把小星的饺子夹回一个，“不白吃你的。一个换一个，总行吧！”大星乐得哈哈笑，谁知小星却生气了：“谁小气包？你的饺子，俺一个也不吃。”说着，又把那饺子夹回大星碗里。大星没理会，把抢来的那个饺子咬了一口，顿时，她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只顾拿筷子翻腾咬剩下的半个饺子。我一瞧，饺子皮儿是玉茭面和黑面混在一起的，馅是野菜做的，连点儿肉末也没有。再看小星碗里的“头脑”，连点儿油星儿都没有，只是一碗清汤寡水！

大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站在那儿发愣。猛地，她朝屋里跑去。我也跟在她后边跑进屋去。

踏进门槛，只见锅灶上的盆里还放着留给大星和我的白面饺子。娘一个人，正坐在一边，就着咸菜，吃着头天剩下的玉茭面贴饼子。大星站在门槛上，泪

珠儿扑扑地往下掉。娘一抬头，见我们俩站在门槛上，就问：“孩子，怎么啦？还有饺子呢！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只听大星喊了声“娘！”一头扑在娘怀里，“哇哇”大哭起来。呆了一会儿，才抽抽噎噎地说：“娘，您怎么……这样？小星吃的……您吃的……”

娘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擦了擦自己的眼角，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八、九岁的孩子就这么懂事儿。你真是小星的好姐姐，娘的好孩子！”说着，她抚摸着大星的头，让她再不要哭了。

这时，小星也进来了。她走到大星身边，帮着娘哄着大星：“姐姐，你别哭了。刚才，你说俺小气，俺才生气的。你跟弟弟吃白面饺子，俺一点儿也不生气。娘说，姐姐和弟弟都是公家的孩子。公家人，都是为俺们山沟沟里的穷人豁出命办事的。你们长大了，也是为俺们办事。让你们吃好的，是应当的。”

娘紧紧地搂着大星。大星紧紧地搂着小星，她抽泣得更厉害了。最后，我也按捺不住自己，扑在娘怀里哭了。

娘用手亲切地抚着我们的头，说：“孩子们，这算不了啥！俺们是一家人呐。不哭啦！娘喜欢刚强的孩子。这个地方，国民党快来了，更艰难的日子在后头呢。可是，过了漆黑的五更，天就要亮啦！”

贺大星不再抽泣了。我看见她那凹陷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彩……

二

是啊，这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！

每逢想起这件事，想起娘和小星的话，我的心境都受到极大的震动。现在，我更加思念我的亲人，也更加思念那块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

火车在古长城脚下的一座山城停下来。这正是当年我们转移出去的那座城市。我们换乘县委派来接我们的轿车，离开了这座闪烁着星星点点灯光的山城。真巧，那年离开它的时候，也是闪着灯火时刻……

啊！我又回来了，这块生长过我的土地！我又回来了！这块象故乡一样亲的土地！

在火车上，在汽车上，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。仿佛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猛烈地冲击着我：这些年，你的生活，难道是象娘和小星那样期望的，是为人民豁出命来服务的“公家人”的生活吗？

不，不是的。有的时候，我连“公家人”这个概念也淡漠了。虽然，我也经常下乡，但并不是时时刻刻